

梦叙述的修辞

方小莉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 梦是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 其中贯穿了修辞方式。梦叙述以心像符号为主要表达方式, 因此梦叙述中的修辞属于符号修辞。梦的叙述者采用了各种修辞格, 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传达各种信息, 无论是欲望还是启示, 因此, 释梦就必须将各种修辞格文本化, 读懂梦中的各种修辞格, 才能相对有效地获得梦的意义。梦叙述中的修辞长期被学界忽略, 文章试图从符号修辞、心理学与广义叙述学的角度切入, 结合真实梦例与文学艺术作品来探讨梦叙述的修辞问题。

关键词: 梦叙述; 修辞; 比喻; 反讽; 心像; 意义文本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16) 08-0162-07

弗洛伊德和荣格等心理学家都认为梦境是潜意识的产物, “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直接的表达”^①。既然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的表达, 那么就是一种意义的传达活动。意义的传达必然有一个接收方。潜意识的接收方显然是处于睡眠中的梦者。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 那么梦也就成为了人类了解潜意识的途径。

荣格认为 “梦未完全脱离意识的连续性, 因为几乎在每一个梦中都可以找到若干细节, 都是从昨天或前些日子的印象、理念与情绪所引起的。”^② 可见荣格认为梦境中也存在意识世界的部分因素, 梦能够传递意识世界可以理解的意义, 这使得意识对潜意识的认识成为可能。那么潜意识世界到底包含了多少意识成分呢? 荣格的答案是 “梦是不由自主的心灵活动之一, 所具有的意识不多不少, 刚好够清醒状态时复制。”^③ 也就是说梦中包含的意识, 足够人类从梦世界醒来后, 复制梦中的内容以了解人类的 “潜意识” 在向 “意识” 传递什么信息、意义。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讲, “任何叙述都是一个主体把文本传给另一个主体, 但是在梦境这样的心像叙述中, 是主体的一部分, 把叙述文本传达给主体的另一部分”^④。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 那么梦的叙述者则是潜意识的一部分, 叙述者传输的文本则是梦境, 而接收梦叙述的另一个主体则是 “梦者”。这个梦者在梦叙述中是一个永远显身的受述者, 因此它是梦世界的一部分, 那么梦者则是潜意识的一部分; 但同时, 人类在清醒后可以根据梦者在梦中接收到的信息重新复制梦的部分内容。可见梦者不仅是潜意识世界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联结潜意识世界与意识世界的使者。梦者身上同时还保存着意识世界的残余, 这才使得人们能够在醒来后可以用意识来描述潜意识。那么梦者则是潜意识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16CWW030); 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 (14YJC752005);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SKQY201513)。

作者简介: 方小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符号学、叙述学、英美文学。

- ① 荣格 《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 杨梦茹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第75页。
- ② 荣格 《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 杨梦茹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第93页。
- ③ 荣格 《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 杨梦茹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 第131页。
- ④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52页。

意识的交界。

赵毅衡认为“弗洛伊德《释梦》开创的精神分析，实际上把梦看成潜意识的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了修辞方式。”^①从修辞的角度来说，梦的叙述者为了能够向梦者更好地传达潜意识的意义，在意义传递过程中贯穿了修辞方式，这样可以起到说服作用。梦叙述中的修辞长期被学界忽略，本文试图从符号修辞、心理学与广义叙述学的角度切入，结合真实梦例与文学艺术作品来探讨梦叙述的修辞问题。

一、梦叙述的修辞

修辞从传统的定义来说就是一种“说服”术。一个主体采用某种策略说服另外一个主体，或是对另一个主体产生影响。由于梦的特殊性，梦叙述中的修辞并非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主体内部，即主体的一部分说服主体的另外一部分。可见梦叙述的修辞区别于其他修辞。一般的修辞是自己说服别人或是别人说服自己，而梦叙述的修辞则是自己说服自己。

古代的详梦认为人类可以通过梦境来了解神的旨意，同时梦还可以预知未来，甚至到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有人相信梦可卜吉凶。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代人不把梦当成是心灵的产物，而当成是神派来的使者给人的喻示。他们一致认为梦与他们所相信的神的世界有关联，梦源于神灵的启示。^②现代心理学认为梦是心灵的产物，它的来源是潜意识。虽然心理学家们似乎都同意梦是潜意识的产物，对梦的功能却各持己见。弗洛伊德一派坚持一切梦都是欲望的满足，而荣格一脉以及当代心理学家们除了认为某些梦的确是欲望的满足外，还主张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对个人有启示作用。

在符号表意过程六因素之中，当某种因素成为主导，则使文本获得某种品质。梦叙述的修辞主要关注梦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之间的信息传递关系。根据梦的不同功能，我们可以把梦叙述划分为主要具有意动性品质的“启示类”梦，以及主要具有情绪性品质的“满足类”梦。

“当符号表意侧重于接收者时，符号出现了较强的意动性（conative），促使接收者做出某种反应。”^③古代的详梦认为梦是神谕，那么梦的表意主要以意动性为主导，表意侧重于接收者（梦者），希望接收者接收后得到警告或是预测将来而采取相应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古代的详梦中，梦的叙述者似乎是假想中的“神”。他通过梦境给予人类警示，说服人们采取某种行动。从现代心理学来看，梦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梦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可以给人各方面的启示，因为“梦可以是无情的事实、哲学的警句、幻觉、狂野的幻想、回忆、计划、预期，甚至可以是心电感应的幻影、非理性的经历，以及天知道的一些玩意儿”^④。在荣格看来，梦的叙述者好似一位诗人，他用生动形象如诗的语言讲述关于心灵的真理。这种梦所用的类似于诗的语言不是为了伪装，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表达。也就是说，梦叙述的叙述者采用了有别于意识世界的意义传达方式，在向梦者传递某种信息以达到启示的作用。他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接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的意思，并采取相应行动。“当符号表意过程侧重于发送者时，符号文本出现了较强烈的‘情绪性’（emotive）。”^⑤弗洛伊德一派认为梦是欲望的满足，梦念通过显梦得到呈现，那么则是“情绪性”为主导。表意侧重于符号发出者，即梦的叙述者。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某种愿望幻想式的满足，它是通过幻觉式的满足来排除干扰睡眠的心理刺激的一种经历”^⑥。也就是说，人类压抑的各种欲望可能产生某种心理刺激从而影响人类的睡眠，

①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符号与传媒》2014年第2期。

②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2页。

③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④ 荣格《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杨梦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81页。

⑤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8页。

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周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而梦则通过幻觉体验的方式满足了人类的某些欲望,从而保证了人类的睡眠不受干扰。从修辞上来说,也就是叙述者通过梦境说服受述者,他的某个被压抑的欲望已在梦中得到满足,梦者可以继续睡眠无须醒来。例如一个入睡的人感到口渴,则梦见自己喝了一大杯水,如果他的欲望因梦见喝水而得到满足,那么他则无需醒来去喝水。弗洛伊德认为梦就是通过这种幻想式的满足方式来保护人类的睡眠。

当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属于哪一类,梦都是一种意义文本,其中贯穿着修辞方式;都可以说是叙述者(主体的一部分)在向受述者(主体的另一部分)传递某种信息并实现某种目的。梦叙述的这种自己说服自己的特殊修辞模式在《盗梦空间》中可谓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盗梦空间》中,齐藤想瓦解莫瑞斯·费什的企业帝国,因此试图改变其儿子罗伯特·费什的观念,让其自动解散公司。然而这一任务在意识层面无法完成,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罗伯特清醒时说服他做这样的事情。因此齐藤请到了多姆·科布及他的盗梦团队,试图在罗伯特的潜意识中进行思想植入,从而让他自动解散公司。从梦叙述的修辞上来讲,很显然,盗梦团队在罗伯特的潜意识中植入一个意念,从而让潜意识将这个信息传达给梦者——睡着了的罗伯特,即让梦的叙述者将这个思想传达给梦者从而说服梦者瓦解父亲的企业帝国,这正是让梦者自己说服自己的方式。

二、梦叙述的选择轴与聚合轴: 隐喻性与转喻性

任何符号文本都是选择的结果,选择必然涉及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操作。“聚合轴可称为选择轴,功能是比较与选择”^①,它是根据相似性原则进行比较与筛选,因此是隐喻。“组合轴可称为结合轴,功能是邻接与黏合”^②,它是以邻接关系进行组合,因此是转喻。梦叙述同样也涉及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操作。

构成梦世界的材料极为丰富,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梦来源于人白天的经历、个人的记忆、儿童时期的经历等等。如此丰富的材料,不可能一一进入梦叙述。因此梦叙述“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个人过去经历的记忆,特别是最近的,最显著的材料相对优先”^③。梦叙述的叙述者则需要根据自己要传达的隐意来筛选组成梦世界的材料。为了能够有效传递信息,梦叙述的叙述者必然要经过比较与选择,并对选上的材料根据关联性进行有效组合。

然而当梦者在梦中接收到梦时,却只能看到显梦,也就是梦的组合关系的呈现,因为“聚合是文本建构的方式,一旦文本构成,就退入幕后,因此是隐藏的;组合就是文本构成方式,因此组合是显示的”^④。文本通过双轴关系的操作完成后,组合段显现,属于表层结构;而聚合是隐藏的,属于深层结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梦者接收到的梦为显梦,属于梦的表层结构。我们始终相信,梦背后有更深层的意义,这即是被隐藏的聚合关系,属于梦的深层结构。而这一深层结构并非梦者在接收梦时就能获得,而是要梦醒后通过专业的心理分析才能获得,即梦的隐意。释梦可以重新考察梦的聚合关系,考察梦的材料中被“选上”或“选下”的部分,聚合轴上被选下的材料在分析中得以呈现,从而获得梦的隐意。例如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被压制的欲望的满足。在梦叙述中梦者看到的是显梦,而由于梦的稽查机制,梦一般不会直接表达梦者的欲望,因此梦中所呈现的“选择”则不会直接表达梦者的欲望,而是通过相似性以隐喻的方式选择另一个意象来替代。直接代表梦者欲望的意象则是在聚合轴上被“选下”的材料,因此在梦中梦者无法直接观察到梦者的“欲望”,只有通过梦的解析才能获得。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②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③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51页。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不同文本背后的聚合段宽窄不一，即是说有的文本聚合轴上选择面宽，有的文本中可提供的选择则相对较少。虽然文本组合形成后，聚合轴就退居幕后，但是在解释中却会被再一次唤出。可以说对文本的阐释最重要的就是要唤出聚合轴上被选下的因素，从而阐释出文本的深层意义，而梦叙述中文本的深层意义则是梦的隐意。弗洛伊德将梦分为“简单的梦”和“复杂的梦”。儿童由于思想单纯，接触的东西相对较少，因此选择轴上可替换的意象则相对较少。再加上儿童心理不知何为社会禁忌，因此在他们简单的梦中，主要是直接表达欲望。例如儿童因白天没有实现吃冰激凌的愿望，晚上可能就会梦见自己在吃冰激凌，而不会出现别的意象来代替这个愿望。因此在简单的梦中，梦叙述的聚合轴上选择有限，属于窄幅选择。

而复杂的梦则正相反，成人由于见多识广，经历、记忆与孩童相比更为丰富，聚合轴上提供的选择项丰富，因此为宽幅。当然，成人由于生活在社会规约中，本我欲望会遭到超我的审查，因此在表达某一个被压抑的欲望时，他们在梦中不会选择代表这个欲望的直接意象，而是通过比较与筛选，选择一个相对无害的意象，可以说成人的梦有多重复复杂的选择来替代。因此当成人白天没有吃上冰激凌时，晚上在他的梦中，他可能会喝了冰水，也可能自己开了一家冰激凌店等。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的梦提供的选择少，但是由于他们不受到社会规约的约束，能够进入梦境的材料似乎不受约束而显得直接，因此简单的梦中显梦与隐梦几乎重合。成人的梦聚合轴提供的选择丰富，但是由于受社会约束，因此选择的意象则相对于儿童的梦隐喻性更强。

总的来说，梦叙述是一种偏向聚合的表意方式，隐喻性较强。对于大多数梦来说，人类接收到的都是各个片段。这种梦中，聚合轴占优势，梦可能由各种表达同一个欲望的片段并列构成，之间无明显逻辑因果联系，这样的梦在感知时一片混乱，隐喻性强不容易记住。可以说大多数梦都是浪漫主义的，或者说具有诗歌的特点，因为它从选择轴上把类似性原则转换到结合轴上。少数梦也有可能情节性较明显，即组合关系突出，这样的梦转喻性强，比较接近人的理性认识和逻辑，容易记住。

三、梦叙述的明喻、隐喻、提喻与转喻

梦是由心像符号组成的。弗洛伊德认为“视觉意象组成我们梦的重要部分。而别的（除听觉以外的）感觉，则在梦的形成中具有间歇性和次要地位。”^①荣格也认为“梦是一幅心理的图像”^②。从广义叙述学上来讲，梦是类演示性叙述，梦者在梦中如观看电影一般接受梦叙述。因此构成梦的并非语言而是形象符号。当我们讨论梦叙述的修辞格时，必然讨论的是符号修辞。

由于“符号表意不可能有‘是’、‘像’、‘如’之类的系词连接，修辞的关联方式，就必须靠解释才能落实，要对符号文本进行分析。符号文本是文本性的”^③。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梦是象征性的语言，释梦就是要读懂梦中的一切象征意象。笔者更倾向于认为释梦应该是要读懂梦中的各种修辞格，梦的隐意就是符号文本通过各种修辞格传达的不在场的意义。因此释梦不能僵化地查找解梦大全，找出某个意象的象征意义，而是应该将梦中的意象语境化、文本化，才能够读出相对正确的梦的隐意。

拉康认为弗洛伊德所说的凝缩与移位就是隐喻与转喻。^④ 雅克布森提出弗洛伊德所说的“认同”与“象征”是比喻性的，置换是转喻，浓缩是提喻。^⑤ 可见梦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借用了各种修辞格，在显梦的背后有着隐梦不一样的意义，而要解开梦的意义必须要先读懂这些修辞。事实上，这些符号修辞也只有在对符号文本进行分析，即释梦时才能够落实。梦如诗歌一般，主要特点为间接性表

①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页。

② 荣格 《分析心理学与梦的诠释》，杨梦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93页。

③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7-188页。

④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⑤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6页。

现。为了实现说此喻彼的目的，梦叙述通过凝缩、移置、歪曲等方式来传递意义。它用一个意象代替另一个意象来实现梦的隐喻与转喻，或是通过歪曲产生歧义性、矛盾性或荒谬性，来创造梦的讽刺。论文接下来的部分主要讨论梦叙述中的各种符号修辞。

1. 梦叙述的隐喻、提喻与转喻

“符号隐喻的解读有一定的开放性，喻体与喻旨之间的连接比较模糊。”^① 弗洛伊德认为梦有显意也有隐意。从总体上来讲，显梦可以说是喻体，而隐梦则是喻旨，因此梦整体上来说是在隐喻性的。形成梦的机制比较常见的逻辑关系只有一种，即类似、相同或接近关系，或“恰似”关系。^② 聚合轴上的诸多相似因素因梦的稽查作用而无法进入梦中，梦的凝缩则有利于表现这种相似关系。

凝缩作用因相似性将不同事物相互联系起来，建立起集合形象或是复合形象，因此凝缩即是隐喻。相似性构成梦中的认同作用（identification），经过多次认同，梦的材料就可以凝缩起来。认同作用就是“和共同元素有关的单一一个人在显梦中出现，第二个或别人在梦中都好像受到压抑。但梦中出现的这个人具有覆盖性，在所有关系和环境不是明示这个人本身就是暗示他所覆盖的别人”^③。也就是说因为相似性起作用，某一个单一的个人代替另外的意象出现在梦境中，他的出现可能代表自己，也可能是替代他所覆盖的在梦中遭到压抑而无法出现的别人，以相似意象作为替代则为隐喻。弗洛伊德还强调，梦是纯粹自我中心主义的，如果自我没有在梦内容中出现，那么自我则是通过认同作用隐藏在他人背后，那么他人则成为自我的隐喻。

“转喻的意义靠的是邻接，提喻靠的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④ 符号修辞文本边界不清，因此转喻与提喻经常难于划分清楚。在梦叙述中移置即是转喻。梦念中进入梦境的元素必须是能够逃脱梦的稽查作用的因素。在梦的产生过程中，具有最强烈兴趣的主要元素在梦中的位置被别的具备很小价值或是属性上较次的元素取代。这些元素与梦念的主要元素相关，对于梦念来说却价值较小。但它们在梦中却可能处在最显眼的位置，而梦念的主要元素却出于梦的稽查而落在隐蔽或边缘的位置。这样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按照邻接性来考察，梦的阐释者只有将这些因素联系起来综合分析，才能获得梦的隐意。“移置作用的结果是让梦的内容与梦念的核心不再有类似的地方，梦所呈现的是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梦的欲望的一种伪装。”^⑤ 一方面移置作用用相关性取代相似性，即是转喻代替隐喻。另一方面正如拉康所认为的那样“欲望是转喻。它指向无法满足的东西，其喻旨与所有符号意义一样，必须不在场。”^⑥

在梦的复合作用（composition）中，“梦中的情景有时把各种人的特征综合在一起，但并不表现为一种相同的特性。这些特征集中到一个统一体，就成为了一个复合人物”^⑦。这个复合人物或事物身上的某个特征会因是另一个人物的一部分（提喻），或是与另一个人物相关（转喻），而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个人或物。弗洛伊德的一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梦的这种复合作用。他的一个女病人梦见一个男子：眼神像教皇像，长相似她的牧师，胡子像她的心理医生，身材像她的父亲。^⑧ 只要我们理解了复合形象是通过提喻的方式由上面几个人物构成，再比较这几个人物的关联性或共同点，则可以得出梦的隐意。

除了在真实的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梦叙述的隐喻、转喻外，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例子也俯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②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9页。

③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9-170页。

④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3页。

⑤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64页。

⑥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4页。

⑦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170页。

⑧ 朱建军《释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

拾皆是。《天路历程》的整个故事都发生在梦境中。叙述者目睹了一个叫基督徒 (Christian) 的人从人世走向天国的朝圣历程。梦中的这个基督徒, 显然是一个具有覆盖性的人物, 他可以代表所有诚信基督的人, 甚至包括叙述者本人。因为梦是纯粹自我中心主义的, 叙述者自我可能通过认同作用隐藏在他人背后, 那么他人则成为自我的隐喻。在这个文本中基督徒和他的朋友忠信 (Faithful) 来到一个市集, 名为浮华集 (Vanity Fair)。在这个市集上可以买到任何商品, 这个市集显然是当时的伦敦或者甚至是人世间的隐喻。“在这个市集上有英国街、法国街、意大利街、西班牙街、德国街, 出售着各种浮华的物品。”^① 这些街道, 让人联想到欧洲各国共同组成了这个复合结构的浮华集, 这是转喻。当然, 如果我们要将各国的街道看作各国的一部分, 则是提喻。

正如前文所说, 梦境整体而言是隐喻性的, 因为人们相信显梦的背后有隐梦。然而具体的阐释活动却是提喻性与转喻性的。因为梦醒后的人类好像特别容易忘记梦。我们记住的总是梦的片段。释梦则以这些片段为研究对象, 通过联想、想象等找到它们的关联性, 从而认识整个梦。

2. 梦叙述中的明喻

如果说隐喻是明喻的缩略形式, 那么明喻则是隐喻的扩展。^② 赵毅衡认为 “在符号修辞中明喻的特点是文本中强迫性连接, 不容解释者忽视其中的比喻关系, 也就是两个符号在表层上有强迫性比喻关系, 不允许阐释者有另外解读的方式。”^③ 大多数的梦都被认为是隐喻, 而非明喻。然而仔细考察, 梦境中也并不缺乏明喻。

儿童的精神活动比成年人简单, 小孩的梦常常是纯粹的欲望满足。^④ 也即是说, 对于儿童简单的梦来说, 在阐释中不一定需要将梦中的意象作为被压抑的欲望的隐喻, 从而产生各种对梦的隐意的猜想。儿童精神活动的简单性使得梦中出现的意象与儿童的欲望在表达层上形成强迫性比喻关系, 无须另外解释。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提到一个案例:

一个8岁的小孩随父亲去看维也纳附近的多恩巴赫山区的洛雷尔小屋, 但时间太晚只能中途返回。父亲许诺以后再去。第二天早上这个小孩对父亲说昨天晚上她梦见父亲和她一起去了洛雷尔小屋。^⑤

这个梦是小孩满足愿望的直接表达, 在具体的语境下, 梦中的小孩去了洛雷尔小屋显然与她现实中想去洛雷尔小屋有强迫性比喻关系, 无须另外解释。

梦叙述的类演示性在某一方面体现在 “它可以把一种突然发生的源于现实感官世界的印象糅进梦的结构中去”^⑥。外部的某个刺激, 使得某个相关的意象卷入梦中, 这就使得梦世界与经验世界似乎直接对照, 强迫形成一种比喻关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镜头是, 某个人梦中突然非常喧闹、或是出现汽笛声、或是教堂的钟敲响, 梦者在梦中被惊醒, 原来是自己床边的闹钟响个不停。梦中的各种噪音与闹钟的声音显然有必然的联系。有时来自身体内部躯体的刺激也会产生明喻的效果, 比如牙疼的人晚上做梦也梦见牙疼。

四、梦叙述的反讽

前面讨论的修辞格基本都是让符号对象双方相互靠近, 然后用一者代替另一者, 然而反讽 “却

① 班扬 《天路历程》, 赵沛林、陈亚珂译,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130页。

② 张淑萍 《陇中剪纸的符号修辞研究》(英文), 《符号与传媒》2015年第1期。

③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191页。

④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 周艳红、胡惠君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 第68页。

⑤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 周艳红、胡惠君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 第68页。

⑥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 周艳红、胡惠君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年, 第13页。

是符号对象的排斥冲突。反讽是一个符号表达的非但不是直接意义，而是正好相反的意思”^①。人清醒的时候会说反话，口是心非，做梦的时候也会出现如此情况。梦由于稽查作用而遭到扭曲。一些梦的信息无法正面表达，因此则通过符号意义的对立面来呈现，类似于说反话，即显梦的意义与隐梦的意义刚好相反。当然梦叙述的反讽，也必须通过对符号文本的分析才能实现。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曾引一例，在梦中梦者的位置在楼下，而他的哥哥则在楼上。梦中梦者与哥哥的位置与实际情形颠倒，因为弗洛伊德了解到病人的哥哥已丧失了社会地位，而病人身份却依然高贵。在维也纳，说某人在“楼下”就等于他失去了钱财和地位。在梦中，由于梦的稽查作用，病人认为将哥哥置于自己之下的位置是不合适的，因此才出现了梦中的倒错。梦者口是心非，自己实际上认为地位高过哥哥。

梦叙述的反讽还表现在梦中的情感与梦内容的不和谐性。弗洛伊德认为“在梦的形成过程中，观念材料经移置和替换，而情感则不变。”^② 梦念的材料由于稽查作用在进入梦时被歪曲、变形，然而感情却依然不变，那么梦中的感情与梦的内容则极有可能形成某种不协调。“在梦中，我们可以处在一种可怕、危险或厌恶的情景中却没有恐惧或厌恶之感，甚至相反地，会对无害的事情表示恐惧或对幼稚的事情表示高兴。”^③ 这正是因为梦的稽查作用使梦的内容发生了扭曲、变形，然而梦者的感情却没有变。更准确地说，显梦的感情与隐梦的感情相冲突，或相反。梦者正是用隐梦的感情接收着显梦，这种情况下梦者感情与梦的内容相割裂，呈现冲突，从而形成反讽。《梦的解析》中提供了一例典型的梦例：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梦到姐姐的小儿子死了，躺在棺材里。她对此毫无痛苦与悲伤之情。通过分析才发现，她曾经的恋人在姐姐的大儿子死时曾出现在追悼会上。因此她梦见姐姐的小儿子死了其实是为了能够再见到自己的恋人。那么这个梦则掩饰着她想再见到恋人的愿望。显梦是姐姐的儿子死了并躺于棺材中，本应该伤心难过。但是这个梦背后却隐藏着能再次见到心上人的愿望，梦中的情感与愿望即隐意相一致，因此梦者并不感到悲伤。这就形成了梦与情感的不和谐，构成反讽。

这样的案例在文学作品中也很多。《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向耐丽讲述自己置身于天堂的一个梦境。梦中面对美好的天堂，凯瑟琳大哭不止，要求回到尘世。天使大怒将其扔出天堂，扔到呼啸山庄高地上的荒原中，她却高兴地哭醒过来。^④ 在该梦境中，我们可以看到天堂是嫁给林顿并与他的家人过着高贵生活的隐喻。由于凯瑟琳热爱自由，生活在天堂中并不能得到幸福，因此在梦中，虽然置身于天堂，但她的感情没有变，是忧郁的。当被赶出天堂，她却是喜悦的，因为她可以在呼啸山庄自由生活，并且与希斯克利夫在一起。因此在整个梦境中，凯瑟琳的情感与梦境是相冲突的，构成反讽。

从以上对梦的修辞的分析可以看出，梦叙述是潜意识的意义文本，其中贯穿着修辞方式。与其说梦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释梦就是要解开梦中的各种象征意义，笔者更倾向于相信梦的叙述者采用了各种修辞格，目的就是要更有效地传达各种信息，无论是欲望还是启示。因此，释梦就需要读懂梦中的各种修辞格。梦叙述以形象符号为主要表达方式，因此梦叙述中的修辞属于符号修辞。我们在解梦时，必须将各种修辞格文本化，通过解读具体的梦文本而得出不同的梦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艳丽

①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9页。

②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237-238页。

③ Freud Sigmu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237页。

④ 艾米莉·勃朗特《呼啸山庄》，宋兆霖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83页。